

文字改革問題參考資料

常用簡字普

陳光堉編著



中華書局出版

文字改革問題參考資料

(手寫草化)

常用簡字普

陳光垚編著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是根據1952年6月中央教育部公佈的兩千個常用字，下面列舉了各種手寫的簡體約一萬個，作為將來選擇標準的手寫簡體的參考資料。同時，也還可以作這兩千個常用字以外的次常用字簡化時的參考。所以本書同時具備了《常用字表》和《手寫簡體字表》的雙重作用。

分類：語文

編號：26528

文字改革問題參考資料

常用簡字普

定價(6)人民幣五角一分

編著者：陳光堯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東總布胡同五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總經售：新華書店

55.6，溫型，68頁，96千字；787×1092，1/25開，5—11/25印張
1955年6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滬〕1—43,0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目 錄

寫在卷頭	3
談精簡漢字	5
全書說明28條	32
部首簡體普	39
偏旁簡體普	47
常用簡字普	68
簡字寫作舉例	128
常用字表說明	133

寫 在 卷 頭

現在我編成了這本《常用簡字普》，前後共計換了三次稿子，斷續地經過了約有一年長久的業餘時間。在字體選擇上經常是改了又改，自己確也盡了最大的努力。但在反覆地修改之後，我覺着有些個別的字體還是彼此照顧不周，或者兩字有些互相混同，這是最感困難而又痛苦的一個問題。

怎麼會造成這種現象呢？主要的原因，就是現行漢字本身的問題太多了。例如各字形、音、義的反覆交錯地混亂和矛盾，都給我們簡化漢字的工作在技術上增加了很大的困難。甚至剛解決了這個問題，同時又引起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困難在《全書說明》內另有舉例可供參考，這裏就不細說了。

我雖一心想着要解決關於漢字的這些問題，但結果只解決了一小部分，（如簡化聲旁等，）沒有能够全面澈底地解決。剩下來的那一部分漢字原來所有的混亂和矛盾，大大地影響了本書的內容，這也就是上文我所說“自己還不滿意”的地方。現在就藉本書出版的機會，請讀者同志來討論這一問題。

因為本書的大部分版面裏都是簡體字，這些字現在各書局的印刷廠裏還沒有鉛字銅模，所以本書只好用照相製版印行。但這許多簡體字既不能委託別人去寫，那就只好由我這個不善於寫字的人自己親手來寫。在盡量地細心當中如仍有遺誤，也請讀者同志多多地指正。

根據這本書內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在現行漢字的多數的繁體以

外，還有很多優美的幾乎是我們料想不到的各種各樣的簡體在通行或半通行着。按道理說，好的簡體字本來是應該代替壞的繁體字的。如果說現行漢字已經用了兩三千年就認為它是神聖不可侵犯，那就錯了。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最近已經發表一批比較通行的簡化漢字方案草案，廣泛地徵求全國人民對這問題的意見。原案是要依照羣衆的意見，經過專家的討論和修改，再送請領導上批准後就可公佈。這是許多年來只在社會上流行而不能印書印報的簡體字的一大勝利，也是許多年來無數的辛苦地作漢字改革工作者的一大勝利。

不過，簡化漢字還只是漢字改革的治標辦法和過渡的辦法。漢字改革的治本辦法和長久的辦法，無疑的只有是在將來採用科學化的拼音文字，絕對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所以現在這些簡體字只是我們改革漢字的開頭而不是結果。我希望贊成“文改”的同志們能多出一把力，爭取我們在將來的更大的勝利。

本書的《字普》內，有兩點須要先在這裏加以說明：(1)凡字上打“×”號的，以下同部首的字都是《常用字表》內次常用的字。(2)凡字上打“○”號的，是我個人現在認為比較好寫的字。但因偏旁配合上的便利關係，簡體的前後寫法間或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所以就是被圈選的字也僅僅只供參考。

1955年1月，陳光堯寫于北京。

談 精 簡 漢 字

怎樣叫“精簡漢字”，要分兩部分來說明：“精”指的是字質要好，“簡”指的是字量要少，（包括筆畫的簡單在內）。“質”好了可以加強工具的效能，“量”少了可以便利工具的運用。配合起來，就是目前改革漢字的比較切合實際情況的一種好辦法，也是給將來我們拼音文字鋪平道路的一個必要步驟。

這“字質要精”還有一個意義，就是它的單元少而用處大。例如“表”字就比“錶”的用處大，它可以拼成：“表示”“表現”“表揚”“表決”“表哥”“表糊”和“代表”“外表”“圖表”“鐘表”等常用詞語。但“錶”字却只能專作“錶糊”而不能再作其他的用法。況且這“表”字本身已經包含有“衣”在內，也用不到再加“衣”旁作“錶”了。

凡異體歸併（如羣群、鑒鑑等）和音同義近歸併（如系係、記紀等）的字，都屬於“質精”方面；凡節約字數（同音假借字在內）和減省筆畫的字，都屬於“量少”方面。但異體歸併和音同義近歸併也是節約字數的一部分，減省筆畫也是字質求精的必要程序，所以“精簡”兩字是分不開的。

現行漢字有難學、難記、難寫、難查等等缺點，特別是在筆畫的繁多和字體的重複等方面更加令人苦惱。根據各種字典的統計，都是十二畫的字最多，如果每字的筆畫平均數是十二畫的話，（詳見下文第二段“筆畫統計”內），那我們學習漢字的人負擔就够沈重了。

一字數體也是漢字難學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總總總總總總總總、

艷艷艷艷艷等字，各有許多種的寫法。如果連同行草體計算，那假定我們要學習兩千五百個常用字，並且要能運用純熟的話，幾乎就等於學一萬字，這負擔又加重了好幾倍。

過去一般談漢字改革的人，連我也在內，都疏忽了這個歸併異體和精簡字數的減少識字負擔的工作，這的確是一個大的漏洞。如果光簡化了字形，而不注意歸併異體和音同義近的字，那對於識字和用字的幫助可以說只能起一半的作用。這種缺點我們是應該大力加以糾正的。

(一) 保守思想不可有

現在還有極少數的頑固先生，或者要疑惑到：漢字改革也許會使原有的“六書”意義喪失掉了。這是一種極端保守的思想。這種人不知道這“六書”只是古人的一種造字方法，並不是爲了“六書”而去造字。現行漢字用了兩三千年，形體反覆變化，不但它的“六書”方法沒有保存的價值，並且它本身也早就自動地打破了“六書”原則。不信，請看下文：

去世已有十多年的錢玄同先生，在1922年8月出版的《國語月刊》的《漢字改革號》的第15頁上曾說：

你看：四方的太陽(日)，長方的月亮(月)，四條腿的鳥(鳥)，一隻角的牛(牛)，象形字不象形了。

“𠂔”字作“宁”，“𠂔”字作“發”，指事字不知所指何事了。

“𠂔”字作“武”，“𠂔”字作“表”，“𠂔”字作“吊”，“𠂔”字作“老”，會意字不知會合幾個什麼字了。

“𠂔”字作“書”，“𠂔”字作“寺”，“𠂔”字作“布”，“𠂔”字作“急”，形聲字的音符看不出了。

這種破壞原形的寫法，好古的先生們是很反對的，他們以爲如此一變，便把字的精意完全失去了。殊不知自從假借方法發生，固

有的文字早已作爲表音的記號，那原形中間無論有沒有精意，在應用上是絲毫無關的了。

以上所說是漢字“六書”意義早不存在同時也不必存在的鐵證。古人爲了文字應用上的便利，既能放棄“六書”原則，我們當然更能放棄“六書”，這是很明白的道理。不但這樣，古人還經常地愛寫同音假借字，如用頑固派的話來說，也就是愛寫“白字”或“別字”。據錢玄同先生在《漢字改革號》第12頁的末了說：

“本無其字”的，固然只要假借一個同音的字便得了。就是那“本有其字”的，也不妨隨便寫一個同音的字。所以“飛鴻”可以寫作“蜚鴻”，“歐陽”可以寫作“歐羊”，“憔悴”可以寫作“蕉萃”，“髣髴”可以寫作“放物”。漢字到了用假借字，便是純粹的表音文字了。

我們寫同音假借字，本來是文字上的一種進化辦法，這很值得提倡。例如“生薑”作“生姜”，《漢書》作《汗書》，“爐灶”作“爐皂”，“銅圓”作“銅元”，“麵包”作“面包”，“幾何”作“几何”，……這些也都是很好的同音假借字。因爲有“詞”的關係，雖用了很多的假借字，但並不會使字義發生誤解。過去的一般頑固先生竟認“生姜”《汗書》等等是“白字”或“別字”，這是一種忘了自己歷史的重大錯誤。錢玄同先生接着又說：

現在所見最古的真正古字，就是殷代的甲骨文字，中間已經有假借字了。如借“寮”爲“寮”，借“唐”爲“湯”，借“果”爲“嫫”，借“鳳”爲“風”之類。那麼，假借方法的發生，至遲也應該起於殷代。後來周代的鐘鼎文字中間，假借字更多了。……

從這些話看來，可知同音假借字的來歷太久遠了，誰也沒有理由反對它，懷疑它。現在所通用的“斗爭”“干部”等等假借字，也都是根據這個歷史習慣來的。下面我們再把範圍擴大，分四個項目列舉許多例子，來說明漢字形體上的許多分歧和切實可行的簡化辦法。

(1)除極少數的例外，只須同音或同聲調，便沒有不能假借的字。因為有許多現行漢字的某一部分，正是它的古文，(也就是本字)，如“要求”就是“腰裘”的古本字。所以如以筆畫少的字代替筆畫多的字，在原則上和大體上說，也是不會有錯誤的。例如：

几=幾	了=瞭	亡=無	于=於	太=泰	火=伙	分=份
支=枝	元=圓	欠=歉	毛=髦	从=叢	斗=鬥	丑=醜
布=佈	矢=屎	申=伸	只=隻	后=後	正=整	旦=蛋
并=餅	江=江	合=盒	汗=漢	向=嚮	求=裘	豆=痘
邦=幫	段=假	志=誌	谷=穀	昏=婚	取=娶	卷=捲
注=註	采=採	舍=捨	耶=爺	征=徵	松=鬆	享=饗
食=蝕	查=楂	虐=瘡	要=腰	倡=娼	消=銷	准=準
殷=慇	借=藉	梁=樑	象=像	畫=劃	益=溢	須=鬚
迷=謎	番=翻	嘗=嚐	閣=擱	丁=疔釘	刁=凋雕	
干=杆乾	才=材纔	同=桐衙	臼=舅舊	里=裏鯉		
表=錶錶	巴=疤芭芭	付=副傅腐	代=帶袋戴			
胡=糊衙鬍	辟=僻譬避闢					

以上舉例，都是筆畫少的字可以代替筆畫多的字。如果反轉過來，以筆畫多的字去代替筆畫少的字，那就不行了。例如“茶几”作“茶幾”，“完了”作“完瞭”等等，這意思就看不懂了。餘可類推。

(2)在一部分的同字異體中，現在已經採用了比較簡單的一個字體的，例如：

双=雙	仇=讐	奶=孌	彷彿=髣髴	花=藹	法=灑
和=穌	秋=穰	娘=孃	浩=灝	砲=礮	核=覈
媽=嫫	糧=糧	擋=擋	翻=翻	饑=饑	衅=釁

(3)原字形旁(也叫義符，就是部首)重複的，可以省去那重複的部

分,例如:

崗可作岡 袿可作表 葛可作芻 溢可作益 楂可作查
鶴可作雀 櫟可作梁 燃可作然 皞可作皐 燠可作熏

(本項內“袿溢楂櫟”等字,曾見第一項舉例)。

(4)一部分俗字多加了不要的形旁(即部首),可以把它的那形旁省掉,例如:

荳原作豆 銖原作汞 菓原作果 韭原作韭 崖原作厓
揸原作背 唸原作念 蓆原作席 蓏原作麻 讚原作贊

以上“果念蓆蓏”等字,原有“果實與結果”,“念誦與懷念”,“蓆墊與席位”,“苧麻與麻痺”等幾種意義。但“菓唸蓆蓏”等字,却只有“果實”、“念誦”、“蓆墊”、“苧麻”等單純的意義。這更說明了:“果念蓆蓏”等字不特筆畫比較簡單,而且用途還寬廣得多;“菓唸蓆蓏”等字,却都是“畫蛇添足”,自找麻煩。

除了以上四項統一和簡化字形的的方法外,我們還要做兩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1)異體字的歸併,(2)音同義近字的歸併。這兩件工作如果完成了,大約有兩千個字可以歸併到比較常用而筆畫又簡單的另一個字裏去(當然這些字體還得再行簡化)。這樣就可以減輕兒童和羣衆多認許多重複字或生字的負擔。現在分條舉例說明如下:

(1)異體字的歸併:“紮紫”都併入“扎”,“櫟棹”都併入“桌”,“煙菸”都併入“烟”,“焰燄燭”都併入“焰”,“袴褲”都併入“袴”,“跡蹟”都併入“迹”,“總綫總總摠摠摠摠”都併入“总”,其餘的字類推。必不得已時可以不計聲調。

(2)音同義近字的歸併:“材”併入“才”,“係”併入“系”,“紀”併入“記”,“廠”併入“場”,“聯”併入“連”,“籤”併入“簽”,“鍾鐘”都併入“鍾”,“熔鎔融”都併入“溶”,“輯積績”都併入“集”,其餘的字類推。必不

得已時可以不計聲調。

以上幾項同音假借也好，採用本字也好（如“佈婚”作“布昏”等），甚至異體歸併也好，義近歸併也好，這許多方法都和“讀音”多少有些關係。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們初步改革漢字的一切方法，無論是求質的精，或求量的簡，都從“讀音”上借了很大的光。（特別是俗形聲字）。根據這些成就，再推廣出去，同時，也就給今後漢字走上拼音化的工作鋪平了道路。

（二）漢字筆畫的統計

1952年6月，中央教育部公佈的《常用字表》兩千個字內，筆畫在二十一畫以上的，計有下面這些字，看了真會叫人頭痛：（本來十畫以上甚至六畫以上的，都可算繁體字，這問題下面再說。）

（21畫的字）鏹餞繼轟屬露霸顧鐵續爛護饒灌視魔騾驅覽纏欄響
（22畫的字）歡權灑聽讀彎攤駢贖鑄臙聲 （23畫的字）髒驚顯體囑驗變
戀 （24畫的字）葦靈鹽讓罐 （25畫的字）灣廳觀蠻鑲鑰 （26畫的字）驢
驢 （27畫的字）鑽鑼 以上共五十六字。

又1953年4月，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出版的《簡明字彙》，內列常用字3507個。其筆畫在二十一畫以上的，計有下面這些字：

（21畫的字）灌懼辯護癡魔顧視鶴爛霸露驅騾蠶攝攜蘭轟覽欄櫻鐵
關屬賊囂躍鏹鏹鐵鏹鏹續響 （22畫的字）灘襲聲讀彎瓢顛癰癰駢鬚攤
攢歡囊聽權贖囉籠鑄鑄鑄鑄鑄臙驢 （23畫的字）戀變驗蘿驚擦攪輻顯
髒髓體選籤鱗纖鶯 （24畫的字）竊贖讓癰鷹靈駱壩攪鬚鹽釐蠶豔齡
囑驚罐 （25畫的字）灣蠻廳觀躡饒離籬鑲鑰覺 （26畫的字）潔驢鑼
（27畫的字）鑼鑽轆 （28畫的字）闕整 以上共一百一十七字（另有同
字異音的重文三個，沒計算在內）。

另有 1953 年 1 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常用字用法舉例》一書，內容也很好，但所選的字只比《常用字表》多 421 個。因這兩書選字的標準相近，所以本文就沒用它來作統計。

現在，爲了要明白所有常用字的筆畫的繁簡比例起見，我再把以上二書所收各字的筆畫一一統計列表如下：

(1)《常用字表》2000 個字的筆畫統計

1—4畫……103字	5畫……78字	6畫……88字	7畫……130字
8畫……164字	9畫……163字	10畫……191字	11畫……191字
12畫……192字	13畫……149字	14畫……117字	15畫……136字
16畫……77字	17畫……67字	18畫以上154字	

在下面我們再歸納一下，分成五大類：

1—5畫……181字	這可以假定爲簡體字，計占 9%
6—8畫……382字	這可以假定爲普通字，計占19%
9—12畫……737字	這可以假定爲次繁字，計占37%
13—16畫……479字	這可以假定爲繁體字，計占24%
17畫以上……221字	這可以假定爲最繁字，計占11%

從上面這兩個統計表看來，九畫以上的繁體字共有 1437 個，要占兩千個常用字的 72% 比例，也就是占去了常用字數四分之三弱的比例，這不能不算是一個令人害怕的數字。

(2)《簡明字彙》3507 個字的筆畫統計

1—4畫……134字	5畫……100字	6畫……119字	7畫……206字
8畫……247字	9畫……268字	10畫……301字	11畫……322字
12畫……338字	13畫……272字	14畫……240字	15畫……278字
16畫……169字	17畫……163字	18畫……89字	19畫……82字
20畫……59字	21畫以上120字		

在下面我們再歸納一下，也分成五大類：

1—5畫……234字	這可以假定爲簡體字，計占 7%
6—8畫……572字	這可以假定爲普通字，計占16%
9—12畫… 1229字	這可以假定爲次繁字，計占35%
13—16畫……959字	這可以假定爲繁體字，計占27%
17畫以上……513字	這可以假定爲最繁字，計占15%

從上面這兩個統計表看來，九畫以上的繁體字共有 2701 個，要占 3507 個《簡明字彙》的 77% 比例，也就是占去了簡明字數四分之三強的比例。這個表內繁字所占的比例比《常用字表》更大了。

以上這兩種統計，都是根據最常用的字作的。如果就《辭源》、《辭海》、《康熙字典》或《中華大字典》等來說，則繁體字的比例可能達到 90%。例如“鬱鬱鸞鵲”等，都是三十畫上下的字。至於不常用的，則更有五十二畫的四個“雷”字合到一塊的那個字，這是多麼繁難，多麼醜惡！

我們爲了要明瞭現行的常用漢字每字的平均筆畫數，以及這 2000 字和 3507 字的總筆畫數起見，不惜再費些工夫，作出更詳細的筆畫統計表如下：

(1)《常用字表》內每字平均是 11.2 畫

1畫……2字…… 共2畫	2畫…… 13字…… 共26畫
3畫…… 27字…… 共81畫	4畫…… 61字…… 共244畫
5畫…… 78字…… 共390畫	6畫…… 88字…… 共528畫
7畫……130字…… 共910畫	8畫……164字……共1312畫
9畫……163字……共1467畫	10畫……191字……共1910畫
11畫……191字……共2101畫	12畫……192字……共2304畫
13畫……149字……共1937畫	14畫……117字……共1638畫
15畫……136字……共2040畫	16畫…… 77字……共1232畫

17畫…… 67字…… 共1139畫	18畫…… 38字…… 共684畫
19畫…… 34字…… 共646畫	20畫…… 26字…… 共520畫
21畫…… 21字…… 共441畫	22畫…… 13字…… 共286畫
23畫…… 8字…… 共184畫	24畫…… 5字…… 共120畫
25畫…… 6字…… 共150畫	26畫…… 1字…… 共26畫
27畫…… 2字…… 共54畫	

根據以上的統計，兩千個常用字的總筆畫是 22372 畫，仍然是十二畫字的總筆畫數最多，平均每一常用字是 11.2 畫，這和丁西林先生根據 7261 個字統計每字平均是 11.4 畫的結果差不多。（原文見 1952 年 9 月號的《中國語文》第 16 頁。）

（2）《簡明字彙》內每字平均是 11.9 畫

1畫…… 2字…… 共2畫	2畫…… 15字…… 共30畫
3畫…… 40字…… 共120畫	4畫…… 77字…… 共308畫
5畫…… 100字…… 共500畫	6畫…… 119字…… 共714畫
7畫…… 206字…… 共1442畫	8畫…… 247字…… 共1976畫
9畫…… 268字…… 共2412畫	10畫…… 301字…… 共3010畫
11畫…… 322字…… 共3542畫	12畫…… 338字…… 共4056畫
13畫…… 272字…… 共3536畫	14畫…… 240字…… 共3360畫
15畫…… 278字…… 共4170畫	16畫…… 169字…… 共2704畫
17畫…… 163字…… 共2771畫	18畫…… 89字…… 共1602畫
19畫…… 82字…… 共1558畫	20畫…… 59字…… 共1180畫
21畫…… 36字…… 共756畫	22畫…… 27字…… 共594畫
23畫…… 17字…… 共391畫	24畫…… 19字…… 共456畫
25畫…… 11字…… 共275畫	26畫…… 3字…… 共78畫
27畫…… 5字…… 共135畫	28畫…… 2字…… 共56畫

根據以上的統計，3507 個簡明字的總筆畫是 41734 畫，却是十五畫字的總筆畫數最多，其次才是十二畫。平均每一簡明字是 11.9 畫，也就是十二畫。以上這都是就最常用字作的統計。如再用同樣的方法，去統計不必統計的《康熙字典》中字的筆畫，則每字平均畫數可能在二十畫上下。用這種工具去推行羣衆教育，那真是自找苦吃。

(三) 楷書筆畫不便連寫

現行漢字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筆畫的運行都向四面發展，不是統一地向着一個方向。因此，使得上一筆的尾時常接不住下一筆的頭。我們寫一個很簡單的字，都要分成幾個單元去寫，（特別是筆畫多的合體字更難寫），這更增加了漢字應用上的困難。要克服這一缺點，只有盡可能地連接字的筆順，減少字的起筆。起筆如果少了，對於簡化漢字的幫助也特別大。

例如“彳”字只有三畫，當然是很簡單的了。但它各畫獨立，互不相連，還是不好寫；如改作“乚”（或“𠂇”）便很順利。我們寫一個“乚”，一定要不了寫“彳”字的三分之一的時間，原因是“彳”字多了兩個起筆在作怪。所謂“起筆”者，也就是“另起爐灶”不能借竅門的一種笨筆畫。無論哪一個字，凡是起筆越多的寫的時候也越困難。斯拉夫系和拉丁系拼音文字的手寫體寫起來很順便，就是因為它們各字的筆畫能互相連接。

又如“千干”二字都很簡單，但“千”比“干”字就好寫些，因為它上一撇的尾和下一橫的頭接近，可以連寫，這是流利自然的。但我們寫“干”字便要多費手續，因為它多了一個起筆；即草作“𠂇”，也沒有寫“干”字順利自然。我國古人所謂的“永字八法”，那正是寫漢字時的致命傷，也是漢字結構困難中的又一更高級的困難。僅僅三畫的“干”字還不很好